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四 八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今任御史臣陳昌圖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四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備鑾駕詣玉清昭應宫太初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號陳設如大祀惟三進酒飲福並用金醆羣臣朝服陪列諸方客使貢舉人蕃夷酋長道釋耆壽坊市民悉集宫門外舊儀皇

帝殿上再拜羣臣不拜以躬率臣庶有司定上再拜內
外皆拜令諸州皆建道場設醮奏表臣庶家悉置香臺
上香望拜官司檢察之是日遂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
閣塑御像冠服立侍上升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崇德殿
受賀大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及已殺人者咸除之內
外文武官滿三年者有司即考課以聞緣河江淮兩浙
民田經水災者悉蠲其稅
丁亥賜玉清昭應宮國子監印本經書各一部

己丑樞密院言準詔定承天節南郊奏蔭子弟恩例宰臣樞密節度使帶平章事子授東頭供奉官弟姪孫左侍禁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節度使子授西頭供奉官弟姪孫右侍禁左右僕射太子三少御史大夫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諸行尚書子授左侍禁弟姪孫左班殿直三司使翰林資政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左右常侍上將軍統軍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丞諸行侍郎兩使留後觀察使内侍

省使子授右侍禁弟姪孫右班殿直給事諫議中書舍人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待制三司副使防禦團練客省引進四方館閤門使樞密都承旨子授右班殿直弟姪孫三班奉職大卿監帶職少卿監諸州刺史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借職南郊刺史以上如承天節例其諸衛大將軍少卿監諸行郎中帶職員外郎內諸司使樞密諸房承旨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借職諸衛將軍諸司副使子授借職樞密諸房副承旨子初命授同學究

出身再經恩授借職景德四年十一月有詔　是日中書進呈御史中丞馮拯應詔舉太常博士知桂州王專大理寺丞河南府軍巡判官趙喻上曰此所舉官當與常異並令轉官專與轉運使副喻與通判差遣王旦曰王專前後十六人保舉轉官亦已三年誠如聖旨處分趙喻近得京官欲止升差遣今後舉官欲并以考第歷任進呈上然之

庚寅宴近臣於會靈觀以玉清昭應宫奏告禮畢也

置禁軍左右清衛二指揮在雄武弩手之上月俸錢五百以奉宮觀洒掃之役

三班奉職袁昭慶上其祖彥周朝所授告敕中有二聖名諱壬辰詔遷昭慶官以告敕付修史院　詔玉清昭應宮判官自今赴宴班在龍圖閣待制之下

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仁知禮部貢舉翰林學士李維知制誥盛度劉筠同知上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外郡官吏未體朕意邪比者詔命累下但

戒其狥私爾若能精擇寒畯雖多何害又曰聞所試諸科六通已上卷中小有點汚粘綴若記驗者即駁放茍實緣誤失亦可憫也當諭主司勿即駁放次場面試以辨其眞偽是歳始置謄録院令封印官封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録本諸司供帳内侍二人監馬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校置謄録院實録未見疑本脱當考其月日

初秦州民家子趙抱一牧牛田間一夕有扣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悦俄

至山崖絶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能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讙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問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歴口茹甘菊栢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上祀汾陰歳至京師猶丱角得召見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歳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宫與人言

多養生事無方外竒説於是又詔蠲其家租税

乙未謁玉清昭應宫前一日命從臣悉屛葷茹因幸上清宫開寳景德寺王旦等以車駕詣宫寺焚香必百拜因請自今正殿再拜外諸殿令宰輔分拜上不許再表以請乃詔禮儀院詳定差減其數焉　是日上幼女妙妙入道

丁酉加天書刻玉都監内殿承制入内押班周懐政爲如京副使摹勒官御書院待詔盛亮等各進秩初刻玉

既成上欲自王旦而下咸遷官旦等固讓且言懐政等尤勤其事請行賞典從之

戊戌上自滋福殿奉玉皇聖號册文赴朝元殿後幄刋刻命周懐政專掌其事　上封者言自今文武官授川峽任其家屬有所依而輒携赴者請不許首罪從之

徙棣州城先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高於州城者丈餘朝命累年役兵修固益念徙城重勞民力而去冬盛寒尚有衝注若凍解必致決溢為患滋

深令請於州之北七十里陽信縣界地名八方寺即高阜改築州治以令年捍堤軍士助役則永久之利詔可令權度支判官張績内侍押班周文質乘傳與士衡士遜等同莅其事三月而役成時故城積糧甚多或者病其難徙士遜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其餘以貸民期來歲輸新治公私便之孫冲既徙知襄州復上疏論徙州非便且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没故城丈餘據孫冲本傳云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冠凖請徙州滴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為便遂以知棣州

自秋至春凡四決口皆塞之及準為樞密使卒從州陽信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者輙榜之為使者論奏從襄州按實錄會要及本志則滴河之議乃王曙李應機所建非出於準也曙即準女壻豈當時議果出於準耶及是則曙已去矣衆見準在樞密棣州卒徙因以為徙州實準初議恐未必然也冲既從襄州猶爭徙州不便然故城沒水丈餘則州豈可不徙耶冲傳不究其本末似因當時人所作碑誌行狀畧删潤之耳益不可信當考

詔如聞諸軍亡卒每擒獲多妄引同輩嘗共睹愽逮捕既衆豈無濫刑自今有司勿更窮究止用本罪論決

甲辰中書以淮敕舉官姓名進呈請以歷任及為人所

舉多者入大藩知州提點刑獄為一等大藩通判小郡知州為一等幕職州縣官年限及元敕歷任無大過者令銓司注替磨勘引見從之會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事

戊申分遣侍臣禱雨於玉清昭應宮廟社諸神祠

庚戌詔王欽若陳堯叟馮拯趙安仁及林特等各舉供奉官至殿直有武幹者一人　先是秦州遣兵深入戎境創建寨柵而州之亡命卒有為鄉導以侵畧邊户者鈐轄岑保正上言欲與知州同廵邊王欽若議從其請

上曰朕聞秦州每歲巡邊事體甚重所以專任守臣者

蓋有說也若與鈐轄皆行則蕃部稟令不一久必生事

乃詔諭保正事無大小皆聽參議惟巡邊止令知州獨

往事有便宜即行訖報部署鈐轄司會要係此事于正月若正月則王欽

若不當與議欽若議乃實訓所載恐未必是欽若或當移入欽若再秉樞後

以西上閤門

使夏守贇都大提舉草塲先是守贇任崇儀使與閤門

祗候劉承渥李居中同提點倉塲至是遷秩故命差降

之仍令承渥等每公事謄申守贇不得連簽

二月癸丑三司言陜西入中糧斛交抄併多富民抑其價值既賤市之又稽留之有害商旅致入中艱難須有釐革用懲其弊元定百貫交抄官給十九千今請依市所買每百貫有加擡者官給十二千無者官給十一千收市之上慮其奪民利止令權宜行之不得著為定式會要榷易門以為七年二月今從實錄據本志亦有不同當考

甲寅占城國遣使來貢　宗正寺火有司奉玉牒屬籍置他舍得免判寺官並坐責黜命鹽鐵副使段曄擇地

營宗正寺自今判寺官不得携家屬居之因詔諸司庫務益嚴火禁　詔内侍省選官為太廟宫闈令歳滿無遺闕者當與甄奬　夔州路轉運使言黔州西南溪州蕃族張聲進遣使貢馬詔許赴闕既而又言聲進至南寧州龍漢墝邀而刼之遂相讎殺不已乃降敕書安撫焉降敕安撫乃閏六月今并書然則張聲進所貢竟未曾入也實録正史皆以西南溪州為南寧州今姑從會要按九域志黔州領羈縻四十九州獨無溪州當考

京西轉運使陳堯叟議開滑州小河以分水勢河北轉

運使李士衡以為流患魏博請罷之上曰各庇所部非公也丙辰命戶部副使李及西上閤門使夏守贇視河利害及等還言開河為便於是規度自楊村北治之復開汲河於上游以泄其壅塞詔可　詔諸科舊舉人宜復塲後引試考較經御試者終塲引試考較　西番首領嘉勒斯賚埒克遵溫布且摩羅木丹並遣牙吏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嘉勒斯賚等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

丁巳詔禮部貢院官暴得疾者委監門使臣與無干礙官視其所苦速令歸第　三司借内藏庫錢十五萬貫

王清昭應宫言太初明慶殿惟朝命乃建道場其皇親近臣許於紫微殿寶符閣下餘人止於諸小殿及道官廨宇醮設從之

壬戌給涇原路籠竿城公用錢歲二十萬時都鈐轄曹瑋等言本城民鬻酒歲二百三十萬請以其羡數給公用故有是賜瑋又言涇原界掌事蕃僧哩碩琳布齊等

四人乞賜紫方袍師號詔從其請

丙寅以楚王元佐為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劒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唐天策上將軍並開府時元佐久病特加褒號不開府仍結銜在功臣上帝謂宰臣曰楚王加恩興元府必遣人來重於煩擾宜速止之府牧自此始

淮南兩浙民飢丁卯遣知制誥陳知微戶部判官虞部員外郎袁成務等四人分路廵撫所至按視儲糧闕乏

處規度轉給因察訪廵檢使臣能否有弛職者換易以聞

增澶州公用錢歲五十萬從知州靳懷德之請也

上甞謂王旦曰懷德涖官廉勤不張事勢河上夫役躬親廵察有歛乞者立就衆中區斷由是下無敢犯近城小圃内侍過之詢灌園者且云舊納蔬州廨自懷德至即罷如此謹畏可委煩重且曰懷德經學出身通方幹濟年追七十彌精吏事誠可奬也

戊辰詔申禁諸司奏事取進止而疑似兩取指揮者先

是吏部銓引選人中書以累有論薦勘事未行坐誤入人死罪准敕原放命與小處官銓曹奏取進止上曰此自當從敕處分因申明舊敕禁約之三月十七日事此據會要當考

癸酉親謁玉清昭應宫幸開寶寺上清宫祈雨

甲戌令登州於八角鎮海口治官署以待高麗女真使者

乙亥詔淮南路廩粟為糜粥以濟飢民遣兵戍揚楚泗廬潤五州州一指揮警盜也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並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凌轉運使樂黄目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己卯徙堯咨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上聞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黄目察之盡得其實上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他日上謂宰相曰或言黄目在陝西條約邊事雖主將亦罕饒假王旦曰太祖朝邊臣横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便為稱職上曰

近聞外官多事依違黄目茍能如此亦可嘉也然不可過當生事宜密戒之堯咨徙鄧乃四月壬申今并書之

庚辰大雨上作甘澤應祈歌賜近臣

三月辛卯中書上羣臣應詔所舉官上覽之曰皇甫選人言其好談民政陳絳亦聞有吏幹王旦等曰選好師慕古人而臨事迂濶無益於用絳制策上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倨時李永錫亦在舉中旦等言永錫即頃年妄陳封事被絀者上因曰搢紳之士多恣毁訾近日頗

協附有位久則便成朋黨深宜絶其本源也旦等曰唐文宗朝二李各樹朋黨迭相升黜晚年自不免禍職由此也

甲午上又作諸岳祭告文皆遣使刻石於廟中

丁酉賜邕州公用錢二十萬以其地管蠻洞備犒設也

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上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謗議安仁等適對朕亦以此語之矣王旦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癸卯上

御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閱視之旦曰考官過爲艱難公在其中矣於是得進士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並賜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第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除官如元年之制齊等既考定上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搜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

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上喜謂凖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為例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　上之親試進士也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周易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上說特賜五品服

甲辰詔增鎮戎軍公用錢歲二十萬初本軍歲給一百三十萬地當極邊軍屯頗衆故增焉仍賜白金千兩以備器用　又賜鳳翔河中府青潭州長吏添支錢有差

乙巳詔緣邉諸州士卒為蕃界所部送官者如實投蕃即依元敕區斷若因緣避役即決隷本指揮名下從知鎮戎軍李餘懿之請也

夏四月辛亥以殿中侍御史廖安世知太平州庭試舉人日安世為封彌官不時請覲覬望恩寵故出之

癸丑召宰相觀書玉宸殿閲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遂臨水軒賦詩各賜衣帶器幣吏部尚書王欽若戸部尚書陳堯叟刑部尚書馮拯兵部侍郎趙安仁預焉

乙卯宴近臣於長春殿鎮定路都部署歩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皆預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令翰林學士陳彭年以趙

安仁等知貢舉起請事件著於式　詔陝西緣邊鎮寨都監監押寨主知蕃兵侵冦熟户即時部兵策應違者重行朝典　先是懷衛濱州以部内官屬少進士登科者因聚數州進士都試之乃詔自今諸州發解如之試官宜令轉運司選隣州官充不得移舉人就他州併試丙辰詔知荆南馬亮發潭州虎翼軍五百人屯鼎州俟辰州有警則往赴之以辰州言溪蠻擾動故也於是知辰州張綸請入陳利害加兵翦除亮亦請濟師王旦曰

此蠻賊之小者不足以煩天誅但當備禦剽竊勿使得至境上杜其無厭之來即安静矣上曰觀綸此奏必能撫綏深入之議特須裁制不可行也十二月乙酉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知辰州或移此段於彼

戊午丁謂言會靈觀頌記望賜御製御書從之　邠寧副都部署王守斌言西界蕃部指揮使朗家囊瑪魁孟雙二人投環州歸順詔先有熟戶蕃部逃亡為西界所納者可移牒追取俟其遣還乃以朗家囊等付之

辛酉賜宰相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論

壬戌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準頗右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上勉從其請而用赦釋之益京師歲費絹百萬而準所助才五萬而已準又以三司放馳坊軍士不俟給裝錢為特過特方有寵上不悦謂王旦等曰準

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於疇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之未為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便殿勞問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

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冦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
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
侍遂辭退及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礙詔
格準即以聞上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
取則旦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
皇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諸房改
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
亦礙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旦令却送與樞密院吏

白準準大慙翌日謂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荅
旦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上謂旦曰卿
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
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隠益見其忠直此臣所
以重準也上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
求為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
深恨之既而上問旦準罷當為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
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

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司馬光記旦薦準事以為旦將卒時且云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按詠死於祥符八年八月亮時但為工部侍郎雖旦卒時亮亦未為尚書也果問詠即當在八年以前準未使樞密時準所以得使樞密則由旦此薦也其後復入中書則距旦之卒幾三年矣記云旦歿歲餘上卒用準蓋誤爾準使樞密由旦此薦則問張詠固當前此若前此則馬亮方為給事中知洪州上未必有意擢置兩府恐不當遽問或問他人而藍元震聽聞不審司馬光亦姑記之乎事皆參差不合然旦扶病入對上問張詠及旦薦準必不誣也但決非臨卒時爾今輙附見準罷樞密時更須詳考之所載馬亮亦仍

其舊司馬光記旦入對延和殿按延和殿本承明殿祥符七年始建景祐元年改名當時未有延和殿也今止稱便殿本傳云旦將罷相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掖扶而升薦賢士大夫十數人自此以前未嘗云旦得獨對也今輒以薦準事為準未使樞密時者旦素體羸多疾其扶掖入見恐不但將罷相乃如此爾若將罷相乃得獨對則與司馬光所記差同但張詠歿既數年上不應更以為問也且殿名滋福不名延和豈旦亦嘗獨對承明不止滋福耶據實錄本紀則天禧元年六月旦兩得召對一在崇政殿一在滋福殿而本傳不備載則承明獨對本傳固不書而本紀實錄亦有所脫畧未可知也承明獨薦準滋福所薦又十數人疑實兩事要不敢決然上問張詠及旦薦準藍元震所聞決不誣顧時之先後有可疑并問馬亮亦所不曉爾

以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並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令緣邊知州軍巡檢月往諸軍營宇巡教　增絳州公使錢歲五十萬從知州錢惟濟之請也

甲子上謂王旦曰上封者言中書不言事罕接賓客政令頗稽滯旦等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奏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日奉德音動遵睿旨外人不知者是臣等無漏言也罕接賓客誠亦如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邊要藩郡守臣及非次將命羣臣陛辭之後未嘗不見或齎到劄子者觀其所述

可以詳悉洎復詢問即涉徼求大約中書庶事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行遣疾徐日有奏籍然思慮不至事或有未便未免重煩聖斷是臣等過也皆再拜上慰諭之王珪會要以此事繫之三年十月今不取　上又謂旦等曰朕每有所聞於中書無隱必宣示之而臣僚言事多請不付中書恐貽怨責然或漏露何也王旦曰臣等每奉德音或有施行至視事閣中盡屏左右親錄進止授本房吏外無知者或慮舍人草詞筆吏謄本之故當益戒令嚴密然朝

廷命官如轉運使副三司判官之類不出藩郡知州久經事務者外人或能預料十得五六茍能擬議符合則無所逃謗上曰此事不免有之但心存至公亦無所害朕孜孜博訪欲在位盡公致天下人安無他意也

乙丑兵部侍郎趙安仁兼宗正卿權判都省改判宗正寺朝廷以陵廟事重司宗者位卑不稱故有是命

丙寅詔曰自我京畿達於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增損之欺寧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

納倉敖之處及在京諸倉監官等並須兩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剩不理為勞績但一界幹集別無逋負即依元敕施行先是監百萬倉國子博士夏侯晟等收到出剩乞行酬奬有司以咸平條制凡倉庾所收出剩不為勞績至是申明之晟嶠子

戊辰昭德軍節度使信都安簡王德彞卒德彞娶王顯孫既納采而女未歸也上疑其禮以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彭年曰按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服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今請女服斬衰於室既葬或攅而除之上然之

詔忠彭州彭文綰自今歲賜錦袍又賜下溪州刺史彭儒猛奬詔以辰州言其捕獲蠻寇故也

已巳賜戎瀘州富順監聖惠方各一部以其地多瘴疫也

辛未以監察御史李仲容為右司諫直史館上之親試進士也內出詩賦論題先令考官析其義仲容所對頗詳備上嘉之特命中書召試而有授焉

壬申榮王元儼宫火自三鼓至翊日亭午乃止延燒内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秘閣是日上為信都郡王德彞制服發哀羣臣進名奉慰不及成禮王旦等請對於内東門之便殿上曰祖宗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等曰陛下富有天下財貨不足憂慮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如此謹當罷斥竊聞主藏者收救錢帛諸班軍校皆戮力争前人百其勇上曰朕所憂者惟軍儲耳錢帛所傷不多至於大禮

賞給亦可以漸致若軍儲不足須至累民此朕所甚憂也遂下詔罷已令文武百官上封論事無或隱蔽命參知政事丁謂為大内修葺使殿前都指揮使曹璨馬軍指揮使張旻入内都知秦翰同管勾修葺公事賜救火諸軍親事官緡錢

戊寅以比部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王曆通判道州曆准詔言事辭理荒謬有乖詔意故出之王曆當考

五月辛巳朔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隨言准

詔劾榮王元儼宮遺火事本元儼侍婢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其知情干連人悉具以聞詔韓氏斷手足令衆三日淩遲處死知情人處斬餘並等第決配先是當死者甚衆王旦獨請對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乃過為殺戮恐失前詔意也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上欣然納之由是減死者幾百輩（當失火時固已知自榮王宮矣命官勘劾事理當然非因大臣建議也旦所以諫蓋慮緣坐者衆或及無辜爾若云不宜罪人則恐失實歐陽修神道碑乃由旦子素遺行錄略加刪潤耳今取參

考修入

秦翰言内臣端午時服望權住給賜從之

壬午安静武信軍節度使滎王元儼奪武信節度使降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保吉第記室參軍崔旿坐輔導無狀亦謫官　詔西來輝和爾齎硇砂係禁物並釋其罪以蕃部未知條約故也　禁緣邊人妝市夏州貢奉使所乘馬

癸未詔罷貢舉一年　中書門下樞密院請罷給月俸不許又請罷賜端午時服許之

甲申命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乙酉上幸東華祥符左銀臺昇龍等門及朝元殿賜役工緡錢　占城國王遣使波輪訶羅帝來貢訶羅帝自言有弟陶珠頃為交州所掠押馴象赴闕今幸得見欲携以還蕃許之仍賜陶珠衣幣裝錢

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内諸軍准備支用外有錢四十萬貫紬五千匹絲三千兩布二十萬匹請悉以上供優詔褒之其錢帛令本路貯積勿更輦致

壬辰詔於右掖門外創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城中嚴火禁甚峻上以羣臣吏直寓宿寒沍之月飲食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事而修復之　廢内侍省黄門其高班内品改為前殿祗候高班内品

癸巳上御崇政殿親慮繫囚死罪情輕者貸之以瀛州團練使李延渥為右領衛大將軍演州團練使棣州團練使陳直為右監門衛將軍誠州團練使皆久病莅官無狀故也　詔自宮禁迨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

以金為飾嚴其科禁自是遂絕王佩東都事畧詔宗室皇親及外廷臣庶之家不得銷金戧金金線之類為衣服用 知制誥錢維演獻其父所賜禮賢宅優詔獎之賜維演錢五千萬令均給六房仍各賜宅一區

乙未西涼府斯多特遣使來貢 詔契丹國信物舊用金為飾者並易以錦繡

巳亥詔近禁銷金慮北境人至榷場未知條式或賣違禁物與近邊商旅貿易宜令知雄州李允則以意諭北

境仍錄所降詔付之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

壬寅中書門下請以庫藏爊損疋帛雜物給所請月俸及衣賜五分折支文武百官學士而下相繼拜章以請詔不許章再上乃許之

甲辰妖人谷隱黥面配瓊州牢城遇赦不還斬重榮汀州靳有方沙門島仍以詔諭解州民庶自今無得傳習隱術隱先坐罪編管解州因用妖術惑衆重榮師事之

有方嘗紿取隐資財甚衆至是付御史鞫劾而謫焉

丁未禮儀院詳定自今大禮皇帝位褥依舊例及别敕用紅紫羅外其非時詣宫觀寺院焚香並用黄紬褥羣臣行事齋醮宴設謝恩拜表並用紫紬褥永為定式先是儀鸞司乞改製錦褥上謂三司使林特曰朕内庭未嘗踐錦繡此褥止外庭雜用殊無愛惜自今當詔禮官止用黄紬紫紬褥可也因言儀鸞司什物如道場中錦繡供具本奉真聖而掌事者輙自取用或至踐履衛紿

欽嘗掌儀鸞一夕朕聞外黄門語喧乃私取錦褥為絡欽奪去又衛昭易掌御厨内侍數移換食而昭易執不與雖小事當官執守亦大不易國家一毫之用盡出於民典司者能各惜費乃是薄賦之原也　詔江淮兩浙駐泊及巡檢兵士並遣習水者往以舊兵不習水難使捕寇故也

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詔自今吏部選人有罪犯者銓司未得定入官資叙並具考第及所犯取㫖先是銓

司請今後曾經追停人再理考限及格乃得令入錄上曰如是則沉滯者衆矣朕近見一選人淳化中及第二十餘年無公私事故至今未及十考由是而言不宜更加考數因條約之會要六月一日事

壬子丁謂言修葺大内諸殿畢功

癸亥詔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飾者以他物代之　白波發運判官林濰請自今開浚汴口令有司先事以聞朝廷遣官祭告從之濰特之子也又詔自今汴水汎漲

踰七尺五寸即發軍士三千人防守河隄又遣内臣分掌京城門鑰如汴水汎漲防河軍士至彼並即開關點閲放過

甲子改乾元門曰正陽門朝元殿曰天安殿日華月華門曰左右太和門又避太宗舊名改含光殿曰會慶殿天光門曰大寧門

乙丑新授杭州觀察推官朱昌符等四百六十人入謝上顧謂輔臣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等曰選衆

拔士十得二三亦為多矣然遭逢盛時登此科級儻才行兼全則亨途何遠因言昌符即台符之弟上曰台符有文學其著述可採甚嗟念之　給事中知荆南馬亮言竊見天下庶官職田過為優厚請三二年間權住支給聊助經費臣今歲所得米麥四百二十餘石已牒本府納官詔獎之

辛未令諸州以御製七條刻石從夔州路轉運使陝人臧奎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己卯大赦天下非已殺人及枉法贓殺人十惡致死者悉原之賜修内兵匠物有差自令諸州有大辟情可憫者具獄以聞勑法律内重刑未稱矜恤者委法官與編勑官條奏先是上謂宰相曰朕

以盛暑之月屬念囚繫欲肆恩宥何以為名王旦曰今邊鄙寧謐黎庶阜安風雨以時疵癘不作叶此景貺特覃大慶固其宜也翌日以條目進呈上曰前後赦文未嘗不以謹罰為首今當別白條告使四方曉解且乃以二事為請故特著之

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上謂近臣曰昨宮中救焚召發軍士宣旨所至應聲而

來誠足嘉尚然兹事體大古者追兵以符正為倉卒之際必須取驗契合也壬午詔殿前侍衛司自今非時宣召軍士候見御寶文字乃得發遣無則畫時覆奏所降御寶不得轉付所司每遇遷轉遞相交授　詔諸司庫務如中使宣取金帛錢物但依往例畫時應付不得以見管都數供報如違主典處死監官除名決配舊制庫務都數雖三司使不得知之丁謂充使日自陳度支經費宜知常數上勉從其請仍令副使已下不得預聞而

主藏攸司不詳條禁每內臣有所宣索必盡數報之或具列名物之籍以供故特申警焉

丙戌詔廣南西川京朝幕職州縣官丁憂離任願管押綱運者亦聽仍給驛券　詔廣南路自今不逞之民五犯法者依法決杖刺配嶺北州軍牢城內未滿五次而情理切害者亦准此　以繕修文德殿權放常朝俟畢功如舊

國初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處便換

先是商人先經三司投牒乃輸左藏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俟商人賫券至即如其數給之自是無復留滯其後定外地閒慢州乃許指射自此之後京師用度益多諸州錢皆輸送其博易當給以錢者或移用他物又金帛闌出化外者尤衆廠價踴者商旅不以入中茶商所過當出算者令録記俟至京師併輸之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

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抽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依新法歲入二百千俟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以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稅務嚴其覺舉每諸榷務所受茶皆均地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賫券詣官故先獲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自行三四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

或特給程限或數月或百日踰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無以貼納反賤鬻於豪商有司從移用之便至有一歲之内文移至十數變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上封者皆咎改法庚寅上謂輔臣曰屢有人言所改茶法不便錢額增損兹亦常事如聞不利小商王旦等曰改法已來亦未見不便事所降元敕無釐革小商之文如上言者實有所長則望付中書施行或欲杜絶羣言則須别

命朝臣較量利害上復以問王欽若欽若言素不詳其本末陳堯叟言但得物物入庫即是課利丁謂曰河北陝西入得芻糧即是官物入庫縁江㩁場無剩茶即是法行也其餘瑣細風傳之詞不足憑信或有章奏望一一宣示可以商㩁大抵未改法日官中歲虧茶本錢九千餘貫改法之後歲所收利常不下二百餘萬貫邊防儲蓄不闕㩁場無陳積此其大較也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與三司同詳定本志以丁謂對舊法歲虧官本錢九千餘

貫繫之明年正月令從實錄

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其父寵從為校書郎伯希家本福州隨父至京師裁四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以寵從久在場籍獎其善於訓子召試中書而命之又作詩賜伯希

癸巳編敕所言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舊自五匹徒二年遞加至二十五匹流二千五百里三十匹即入絞刑縁法律凡加重刑皆須循次今獨此條頓

至大辟望改三十匹為流三千里三十五匹絞從之
上謂宰相曰數有人言官吏犯贓者多蓋朝廷緩於懲
戒王旦曰今品官犯贓情理重當但千錢已上皆配隸
衙前遇赦得逐便再遇赦得參軍文學終身不齒善良
其有犯法輕贓遇大慶不過得一判司每赴選調必首
載其贓濫為辱極矣然萬一有當極典者朝廷但委之
攸司死者無由得免蓋太宗謹重刑罰行三宥之恩比
等多蒙減死陛下即位以來贓吏若比前代則犯者亦

似差少

丙申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隨知制誥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事先是上覩隨奏章謂輔臣曰隨賦性柔順然有執守王旦曰朝廷羽儀皆出臺閣非清介自立加以該博則不能彈壓多士於是擢隨掌外制隨不善爲制辭即出典藩郡尋有詔增應天府公用錢至百萬從隨所請也據實録隨以是日除知制誥即出知南京前此未有其比也當考

戊戌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内都知秦翰卒上甚悼惜

為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尋又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性倜儻有武力素以方畧為己任前後身被四十九創羣帥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士衆尤附之上嘗謂王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譽人每有數陳深可信委旦曰翰廉謹謙下人多推其長者上曰翰在先朝嘗言與李繼遷欵昵出入帳中無間可隂刺之且言臣一内官不足惜或為國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太宗深賞其忠旦曰雷有終在

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協賴翰和解不然幾致生事
上曰邉臣有傲狠自任難為謀事者翰必平之言無枝
葉但推誠直致而已故人自樂從昨劉承珪卒翰言承
珪不避衆怨與之不足者今必流謗望悉勿聽朕益嘉
其為人也其後重贈彰國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
翰不畜財表辭所賚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美之
甲辰詔編太宗妙覺集入佛經藏　內藏庫言三司所
借金帛其數至多舊借金即以饒歙等州及諸路所貢

充還令諸路納到三司指揮直送左藏本庫不惟漸失封樁數目又不應劉承規句當往例詔三司規畫補填

先是宫城火詔諸王各從宫於外秋七月庚戌命莊宅使長州刺史石知顒都大管勾親王諸宫事

辛亥詔三班使臣廣南路替回者特免短使

癸丑令官告院自今大除授告身賜外蕃書仍用金花綾羅紙時禁銷金有司上請故也

甲寅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表求暫詣京師

省其母詔可

丙辰王欽若准詔討閱道藏趙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詔畫於景靈宫之廊廡 詔自今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及尚書丞郎已上赴任許因便管押禁軍往屯所自餘悉禁之 以牛疫頒醫方於諸路免牛稅一年

戊午樞密副使王嗣宗罷為大同節度使先是嗣宗與寇準大不協累表求罷準既去位嗣宗復固請補外因授以旄鉞尋命知許州嗣宗舊嘗遊是州别墅在焉時

人榮之嗣宗表求兼領汝許州捉賊事詔不許本傳云嗣宗副樞密寇準為使嗣宗與之大不協累表求罷故有此授按準罷樞密使在四月壬戌距今三月矣傳蓋不詳今畧刪潤其辭使無牴牾

己未命知制誥劉筠乘傳祭汴口以河流淺澁故也

甲子秦州伏羌城寨戶文禹伐登聞鼓言頃年温仲舒以戎人屢擾寨戶遂拓疆界於隘路口大洛門置城守把便致寧貼後來者却召蕃部付與洛門地故迄今時有鈔掠復請於山丹峽口廣吳嶺上古城大洛門城永

寧城隘路口置寨以遏戎寇詔優賜遣之

乙丑禁河北河東陜西縁邊部署鈐轄都監知州等私買軍衣絹染彩博市府州蕃馬　上封者言并州嵗給軍衣絹四萬餘匹皆自京輦送如聞軍中悉貿易之請官自置場有顧中賣者匹給錢千二百收貯以備嵗給可減輦送之半詔下三司三司亦言其便遂從其請

丙寅宰相王元偓新宫賜以衣帶器幣又遣賜諸王宫緡錢各有差

庚午徙知昇州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知揚州給事中馬亮為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李廸為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上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斂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廸傳云廸自亳州代歸會嘉勒斯賚叛帝憂關中名對長春殿命知永興按此時嘉勒斯賚初未叛也今不取上作讀十九代史詩賜近臣和坊州言大雨河溢民有溺死者詔

賜其家緡錢

壬申詔如聞河北陜西及宜州犯罪遠配人各有田産安居自今經赦不在量移之限　丁謂奏葺大内功畢六月壬子已書諸殿畢功今又書不詳其故或彼但諸殿此總言功役畢也

乙亥中書門下言每歲祀昊天上帝及饗太廟舊例並宰相及參知政事攝事近歲多遣他官慮乖嚴重之旨請復舉舊例從之　宫苑使昭州團練使郭崇仁為解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母梁氏

亡詔起復仍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凡十年不遷十年不遷據本傳附見

是月詔三班院自今諸河催綱巡檢並選曾經監押巡檢殿直幹事者充初三班定侍禁李世隆為蔡河撥發巡檢捉賊上曰世隆年方二十五未經歷任上封者屢言催綱捉賊多差權勢子弟故條約之　馮拯王曽等受詔同詳定博易新法皆以謹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內臣藍繼宗等亦屢陳其不便上以

問輔臣丁謂對臣夙知利害願得與之辨詰召繼宗等詢其始末悉不能對謂亟以聞

八月戊寅朔詔曰榷茗之規著令已久固計入之素定非異端之可攻載詳言事之人時進單辭之說初陳封奏必煩述於事端洎究指歸多未詳於本末自今羣臣如有茶法便宜當顯拜封章盡述條目下有司詳議施行况金穀細務非軍國事機自合歸於職司豈朕所宜親決今後有所陳述無得更乞留中

開封民崔白家京城素無賴凌脅羣小取財以致富先有滿子路者強狠任俠名聞都下趙諫以豪橫伏法白嘗謂人曰滿子路吾之流輩也趙諫吾門人耳餘不足算也白與梁文尉鄰居欲強買其舍文尉未之許屢加詬辱會文尉死妻張與二子皆幼白日遣人多擲瓦石以駭之張不得已徙去即以其舍求質錢百三十萬白固以九十萬市之張訴於府白遂增錢三十萬因潛減賃課以巳僕為證詣府訟張且厚賂胥吏白素與殿中

丞權大理少卿閻允恭善遂祈允恭達其事於開封府
判官國子博士韓允允坐張安增屋課杖之白因大言
自衒於鄽市皇城司廉知以聞詔捕白付御史臺鞫問
得實己卯允除名授岳州文學允恭除名授復州文學
白決杖配崖州牢城白子端決配江州本城仍下詔戒
諭都人
壬午命入内副都知張景宗同勾當長公主宅及郡縣
主諸院公事初命供備副使麥守恩勾當至是守恩請

以入内都知同涖其事故復命景宗焉

癸未以河中府陜同虢州歲歉民流命侍御史李行簡乗傳安撫仍與轉運使議發倉廩出糶及賑貸之行簡馮翊人嘗官於蜀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美遺以黄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其為監察御史王嗣宗所薦也王旦數稱其才上亦雅知之再遷侍御史行簡為御史乃祥符二年十二月今附此

詔京東西河北陜

西丞前例差車牛及和雇般輦悉罷之以牛疫故也

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以為忤云詠素以介潔著稱晚年在陳州頗營市産或侵刻細民時論惜之斬丁謂事據記聞所云臨終奏疏則歐靖聖宋掇遺及國老閒談所載也

甲申知容州孫輿上言本州屢有强盜結案遇赦或赦後捕獲准詔配本城者並配牢城臣愚竊謂朝廷蓋以本城牢城分為輕重今若一槩取斷慮失詔意請下法官參議詔自今諸州軍凖詔刺配本城者止配本城有軍額指揮不得例配牢城

丙戌以進士戴國祥試將作監主簿時知昇州馬亮言往歲有同年及第戴永赴官嶺表謂臣曰苟不生還以遺孤為託未幾永卒訪得其子才數歲收育於家既長

則妻以幼女願賜釋褐振其隆緒上嘉亮之信義故有是命　秦州言隆中族蕃部來劫般擦默星族首領郢成斯納等與戰勝之賜錦袍銀帶茶綵有差據會要事當在丙戌今追附當考之

己丑上謂宰臣曰近省羣臣準詔直言皆止尋常事務王旦曰其中多以興建宫闕為言向敏中曰外人不知修崇真館雖暫役兵卒實無妨民事上曰亦有挾情屬意詞近捭闔者殊不知矯偽易辨旦曰至於劉驥者援

據今古若素留心著撰及觀其歷任始則違法取息錢以告敕質之尋又枉法受贓削籍配隸今始得為文學而抗章高論自謂人莫我若上曰古人云察言觀行正謂此也

庚寅知汝州秘書監楊億言部内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辛卯增置忻州駐泊都監一員從河東安撫司之請也

甲午知永興軍李廸言長安故都舉人及衣冠子弟甚衆多恃廕無賴恣為凶狠自今所犯情重者望許部送赴闕詔可有鄭文坦者府之豪族其家坐徒者已三四人文坦貸貧民息錢使倍償之至是數踰三四而匿其要契索取不已廸遂械送闕下決杖黥面配郴州牢城遇赦不還

乙未以三司使工部侍郎林特為户部侍郎同王清昭

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方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特精敏善吏職據案終日不倦上以特久任三司髙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上優其月給以寵之尋又命特為修景靈宮使兼管勾景靈宮會靈觀事上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曹瑋言蕃戎之情不可專行恩惠宜先加掩殺使知畏懼然後招撫則悠久之利也邇者秦州蕃部本因張佶力取其地使無粒食以致侵擾今或量給曠土俾之耕作實

綏懷之策也詔從其請仍戒瑋不必掩殺

戊戌内殿崇班周文質為内殿承制依前内侍省押班

充涇原路駐泊都監兼緣邊廵檢代王懷信徙懷信為

秦州駐泊都監初張佶至秦州拓地立四門寨據大洛

門而不以恩信待蕃部由是戎人蓄忿屢來鈔奪上以

問輔臣王旦曰佶輕信而易爭恐生邊隙如聞王懷信

所至寛猛適中請改任之向敏中曰頃年温仲舒逐蕃

部過河人以為便上曰朕亦嘗詢訪盖頃歲益屯兵七

千始得無患邊防幸且寧静人民安堵何必生事遂有是命尋又徙佶為邠寧環慶駐泊鈐轄張佶為邠寧環慶鈐轄在九月戊午今并書　故供備庫使楊居中孫宗禮伐登聞鼓上言祖居中前知陗州以發兵討蠻故侵用公使錢二十萬有司責令償官詔除之補宗禮為三班借職　三司借内藏庫錢四十萬貫　令京兆河中府陜同華虢等州貸民麥種

辛丑禁軍中角觝戲　右班殿直韋繼昇護河堤凡十

五年上嘉其勤擢閤門祗候　幸端王元儼新宫賜衣帶鞍馬還幸相王元偓宫時車駕將出而南陽康孝王惟吉子裁十歳暴卒上謂宰相曰元儼既已宿設難輟此行當令不作樂不與從官會酒如鈞容音樂亦可止否王旦曰鈞容儀衛也不可止况中下之殤禮當旁絶陛下情所不忍則罷從官會飲不以樂侑食誠為至當丙午曹瑋言嘉勒斯賚所遣劉旺諾爾遣帳下沁巴結来告近遣西凉斯多特部兵十萬掩殺北界部落勝捷續入

獻首級數此據會要乃二十九日事今追附當考　詔審官院以近地二年半以上遠地二年已上權與差替不為永例上以京朝官俟闕既久奉朝者頗多故有是詔此據會要不得其日

九月己酉注輦國王羅茶羅乍遣使娑里三文等來貢真珠衫帽各一及真珠象牙香藥等先是有舶商抵其國告以天子東封西祀其王曰十年來海無風濤故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使入朝其使者又以盤捧真珠碧玻瓈升殿布於御座前降殿再拜譯者道其

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頻田三千里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七城統三十一部落其王相傳今三世上待其使者例同龜茲國明年使還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婆里三文至襄邑縣以疾卒因葬其地上憫之遣官馳往祭奠

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官知制誥先是

堯俗兄樞密使堯叟因奏事言堯俗會赦當復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學士清近之職非會赦可復堯俗請用蘇易簡前自知制誥落職未幾復為知制誥例上不許曰堯俗亦嘗為知制誥且授此職可也堯俗性剛戾數被挫辱忽忽無聊上聞之復以問堯叟堯叟曰堯俗初不知上恩所以保右者自謂遭讒至此望取元犯事尤重者切責之使知悔懼遂詔堯俗曰卿知永興日所為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

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

樂黄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

究姑示薄責旋加甄叙成命既出羣言愈讙卿曽不内

省但曰為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

前後事狀盡付有司堯咨乃惶恐稱謝　御史中丞馮

拯上言皇城副使焦守節縁坐免官雖逢赦宥未蒙任

用望特降恩旨甄叙上曰拯執憲大臣宜謹所舉守節

常人何須此奏也此事不得其月日今附見

甲寅以引進使髙州刺史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兼縁邉都廵檢使涇原路渭州鎮戎軍縁邉安撫使别鑄安撫使印給之時總噶爾嘉勒斯賚立文法聚數十萬遣人入奏願討平夏以自効上以為戎人多詐慮緩急寇邉侵擾熟户先命周文質監涇原軍又徙瑋是州兼兩路事以備之賜瑋公用錢歲三百萬仍詔自今不兼安撫使者給其半上謂宰相曰頃曹瑋入朝言埒克遵峻酷專恣已失部族心恐必不

久嘉勒斯賚嘉木布之後衆漸歸之咸以埒克遵持權自任不平其事王旦曰大抵好殺則斂怨弄權則敗亡雖在蕃夷亦不可不戒昨秦州言埒克遵自作威福慮恃朝廷恩寵凌轢邊部此亦近理始者寇準聞埒克遵之言以為必破德明故其賜予太過上曰王嗣宗亦言外國相殘中國之利也朕思之何必幸其相伐但令曹瑋安撫近邊以重兵鎮秦州常設警備毋得輕發此最為上策也經武聖畧以此事繫之五年誤矣曹瑋入朝乃今七月事今因命瑋知秦州并書之

已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為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並列學官故三禮俱以鄭為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絶唐陸德明撰釋文孔頴達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月令李林甫等為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前訓臣謹

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　入内供奉官楊守珍使陜西督賊請因擒獲彊劫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上曰法有常科豈於安平之時而行慘毒之事乃詔守珍等捕捉盜賊送所屬依論決情理切害者奏裁守珍事與四年三月在京東時略同

庚申權判鴻臚寺刑部郎中直史館張復上言請纂集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朝貢諸國繢畫其冠服采録其風俗為大宋四夷述職圖上以表聖主之懷柔下以備史臣之廣記從之及復以圖來上上曰二聖已來四夷朝貢無虚歲何但此也乃詔禮儀院增修焉增修乃明年四月乙亥今并書

壬戌命左司諫知制誥劉筠為契丹國主生辰國信使供奉官閤門祇候宋德文副之户部副使吏部員外郎

李及為正旦國信使侍禁閤門祗候李居中副之

戊辰賜知豐州王文玉緡帛米麪羊酒以其父承美葬故也

丙子令入内内侍省自今命使臣勾當後苑御園東門司龍圖閣太清樓並報樞密院給宣　初甘州輝和爾可汗王伊嚕格勒數與夏州接戰其貢奉多為夏州鈔掠及總噶爾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嘉勒斯賚欲娶可汗之女而無聘財可汗初不許因

為仇敵聖祖臨降之歲秦州遣指揮使楊知進譯者郭敏送進奉使渠富綏榮還甘州會總噶爾怨隙阻歸路遂留知進等不敢遣於是敏得先歸可汗王伊嚕格勒表言巴烏公主病死以西凉人蘇守信刼亂日與交鬬不時奏聞又謝恩賜寶鈿銀匣歷日及安撫詔書仍乞慰諭總噶爾使開朝貢之路蘇守信者夏州所遣領兵七千馬五千戍西凉故伊嚕格勒奏及之伊嚕格勒疑即夜落紇也巴烏公主死尚須奏聞若伊嚕格勒非夜落紇則不應奏語不中叙也

冬十月己卯以甘州西頭供奉官張綸為東頭供奉官綸本寧州牙吏陷甘州常具西鄙事宜附奏京師上嘉其忠順就補供奉官以俸給寧州本家至是又附奏請因國家大禮行慶預遷秩故有是命仍命樞密院遣殿侍齎綸書付寧州本家取還書付西來使往以慰其心

辛巳以刑部尚書蕭御史中丞馮拯為戶部尚書知陳州增給公用錢歲百萬時議選官知天雄軍上曰馮拯政堪此任顧求閒郡何也王旦曰拯頃歲辭疾馬知節

嘗譏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為知節所量不敢

請大藩殆為此也上又曰朕每選擇官吏但患才不充

用豈朝廷未知耶寶訓以對上為向敏中今從拯本傳所載

壬午以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王曙守本官加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周起加右諫議

大夫知并州時二州歲當代上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

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威方面者鮮

矣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人才之多也王旦曰方

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則不便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鑒其愛憎惟託上聖則庶幾無棄人矣

癸未遣使詣諸路揀選雜犯配軍人量移近地取其少壯者至京以隸禁軍老疾者聽從便

乙酉秦州總噶爾番部斯多特遣使來貢斯多特西涼首領今此忽繫之

秦州總轄爾未曉其故當考

丙戌以右諫議大夫塡從吉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上召戒從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滞須酌中耳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協謀造弊事體日新朕記作尹時有毆小民者吏納賂移於僕夫僕夫伏辯將斷朕疑其非本情也再令鞫問乃得實如此等事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謗者甚多上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衆怨耳上曰當官宜守

常道或强為善以取名則毀讟必隨至矣　發運使李溥言江淅諸州軍淮南十三山場今歲入茶二千九百六萬五千七百餘斤視舊額增五百七十二萬八千餘斤

上封者言朝廷擇幕職州縣官衆所保任者授京官故川峽令録多得良吏而川峽知州通判審官院以資例差往頗有老疾不治者己丑詔户部尚書馮拯以下舉京朝官任川峽知州軍通判者各一人

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判吏部流内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迥以父名佺為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時翰林學士王曽亦領銀臺司宰相議令迥代曽上曰朕聞外議謂曽嘗封駮詔敕自是中書衘之多沮曽所奏今若罷去是符外議且曰臣等本無忌曽之意今聖慈宣諭為宰司避謗請迥與度相易曽如舊上可之旦因言今封駮之任與古不同大抵除改差遣大小皆先奏進止繼入熟狀俟其可奏然後降敕

此外或差誤有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往往有之

頒下四方誠為不當封駁司官茍能詳覽改正乃助臣

等不逮必無責之之理上然之

壬辰盛度上聖祖天源録五卷因上言所編事迹慮有

未備願别命儒臣就館閣羣書更廣編撰以志先烈詔

從之仍命王曾及集賢校理晏殊與度同纂集

己亥益州路轉運使薛田言綿州要衝戍兵甚衆請依

彭州例增置駐泊都監一員從之

甲辰兵部侍郎趙安仁上大中祥符法寳録二十三卷有詔褒飾仍賜金帛知汝州楊億以嘗預編修賚物如之

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上製序賜名先天記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十一月庚戌日南至上御天安殿受朝

丁巳上幸會靈觀宴近臣於祝禧殿賜兵匠緡錢有差

庚申兵部侍郎兼宗正卿趙安仁言准詔以太廟朔望

上食品味令臣詳定自今委御厨取親饗廟日所上牙盤例叅以四時珍膳選上局食手十人赴廟造饌上副聖心式表精慤詔所上食味宮闈令監造安仁省視之時知宗正寺趙世長言宮闈令欲與本寺官連署行遣公事王旦奏趙安仁令為宗正卿總領寺事恐難與内侍通簽望令如舊上曰不若依宮觀例凡事令世長與宮闈令同狀申安仁據狀畢署行遣安仁又言每歲遣宗正寺官一員朝拜十二陵往復悉依昭穆之次僅百

餘里竊惟祠祀之禮本在精慤儻至怠之即禮容不成望自今三陵專差權宗正卿一員朝拜別遣官二員分拜諸陵所冀人無跛倚禮盡肅恭又請造長竿擔床二副置陵表版以代漆匣遣寛衣軍士三十二人舁送陵下並從之

辛酉相王元偓加兼尚書令端王元儼為鎮海安化等軍節度使進封彭王　權涇原路鈐轄兼知渭州郝榮言涇州戍兵甚衆請用閤門祗候一員為都監從之

甲子上幸景靈宮觀上梁賜從臣修宮使衣幣有差

以國子博士通判邢州郭懷玉為供備庫使都監

馮處正指揮使散直劉顯並賜奬諭軍校卒伍第遷

賜緡錢州民張益補鎮將賜茶絹免三年徭役先是

州境有士卒十三人為盜益伺知其所以告懷玉等

部兵擒獲故第賞之　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

上聞之深為嗟悼親制文遣内侍致祭護喪歸終南

加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先是有譏

放循默者語聞於上上謂輔臣曰放在朝時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未嘗知耳因出放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用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放將卒忽取前後章疏藳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與訣酒數行而卒

巳巳三司奏乏銀請令諸路榷酒課悉改輸銀上曰若此民間銀益貴矣因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

金五千今則增踰逾倍何也王旦等曰國家承平歲久
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産百萬者至多
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然則器皿之用畜藏之貨何可勝
算此外則兩蕃南海歲來貿易有去無還加之坑冶興
廢有時增價之由或恐以此上又曰聞長安故都至今
有淘沙得金玉者豈非當時尤盛富耶旦等曰咸秦自
三代已來建都至西漢徙天下富民實之訖有唐千餘
載相繼其富盛固可知矣方今京城繁庶與漢唐無異

長安洛陽雖云故都然地險而臨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彊悖良亦遠而難制也加以轉漕非便仰給四方常苦牽費今國家始封於宋開國於梁實四方之要會萬世之福壤也　録故文思使昭州刺史知貝州滕文襲子蕭山縣尉載知太平縣給俸終喪上尹京日文襲為軍巡使以幹稱故優恤其嗣

壬申契丹遣使左林牙工部尚書耶律珍副使翰林學

士丞旨工部侍郎簽署樞密院公事呂德懋來賀承天節

癸酉高麗進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與東女真首領阿嚕台來貢高麗主表求賜歴日及尊號且言契丹於其國西鴨緑江頭剏浮橋又於江東築寨欲發兵焚毀則慮衆寡不敵邉民殊不安乃西女真為之鄉導也郭元自言本國城無垣墻府曰開成管六縣民不下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管縣五

六小者亦三四每縣户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二千里軍民雜處隸軍者不黥面方午為市不用錢第以布米貿易地宜粳稻風俗頗類中國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算學每試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一二十元辭貌恭恪每受宴賜必自為謝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明年辭還賜其主詔書七函衣帶器幣鞍馬及經史聖惠方歷日等元又請録國朝登科記及賜御詩以歸從之

甲戌以王旦生日詔賜羊酒米麪令有司供帳開封府具樂許讌其親友并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宰相生日舊例賜器幣鞍馬外惟於中書會輔臣至是上聞旦私第未嘗會客故有是賜　詔流内銓凡選人有貢獻文字並許收接通進先是銓司言前興化縣令胡辟引見日不遵條約輙衷表以獻請付御史臺按劾因降是詔

十二月丁丑朔令三司減價賣炭以濟貧民

戊寅皇子加冠禮

壬午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上承天節四裔同獻壽歌

上和之

甲申詔自今郡縣主南宫北宅諸婦奏親屬求遷秩者

俟掌事及八年乃許

丁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嘉勒斯賚還言蕃部甚畏秦州

近邊丁家馬家二族此二族人馬頗衆倚依朝廷嘉勒斯

賚以埒克遵為謀主埒克遵貪而虐好殺戮其下怨懼近䢵一

城周回二里許無他號令但急鼓則增土緩則下杵不日而就洮吉又圖上總噶爾城東南至永寧寨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凉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康古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

戊子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奬之上曰殊少年孤立力學自奮人鮮及之加以沈謹造次

不踰矩甚為搢紳所器或聞有大族欲妻以女殊堅拒之京城賜酺京官不得預會同輩召之出遊不荅但掩關與弟頴讀書著文而已頴亦幼能屬詞朕嘗遣取其所業且戒殊勿為改竄其弟請加塗乙終不之省亦不言其故周容至此信其禀賦本異也

庚寅詔三司文武百官月俸自來悉支見錢如舊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益為忠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壽春郡王舊制本州當遣牙校僧道至闕稱賀詔罷之

止令官吏附驛上賀狀
癸巳駙馬都尉王貽貞表求試領郡政上曰世家子未
嘗歷事遽任以州郡或致擾民不許
先是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
之費即詔韋繼昇經度開浚甲午繼昇上言自泗州至
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
岡用工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計
減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擗岸其淺

處為鋸牙以東水勢使水勢峻急河流得以下瀉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遂州長吏都監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各開減水河並從之仍命繼昇都大廵檢修護及工畢繼昇表請罷修河一年上曰惜得夫役誠善必不為民患否繼昇極言其利上曰當更遣人相視異日河决雖罪言者亦無益

丁酉令同糴等州為糜粥濟饑民

已亥以御製陳書詩并注賜輔臣因曰隋煬帝初平陳

斬五佞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主深可歎也王旦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實皆取其規鑒談經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為君必究其治亂言為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今之文章典雅搢紳稽古皆聖訓所及也　欽州言蘇茂州賊寇安遠縣刼掠人畜詔本路轉運使防遏之

庚子契丹遣使監門衛大將軍蕭日新副使衛尉少卿

田文來賀明年正旦

甲辰命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焉鑄印給之初榮王宮火燔崇文院秘閣所存無幾既別建外院重寫書籍彭年請内降書本選官詳定然後抄寫命館閣官及擇吏部常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校兩制内選官覆點檢又令兩制舉服勤文學官五人覆校其校勘詳校計課用祕書省式羣官迭相檢察每旬奏課及上其勤

惰之狀疑舛未辨正者聚議裁之詔可惟覆點檢官之職命覆校勘官兼之乃出太清樓書籍内侍劉崇超領其事又請募人以書籍鬻於官者驗真本酬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采者别奏候旨前後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參知政事仍領其務欽若為相以李廸代之自是常以參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揔領之務但委崇超判館閣官亦不復關預云此據

本志删改并書八年十二月詔樞密使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三館祕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又令吏部銓選幕職州縣官有文學者赴三館祕閣校勘書籍初館閣書籍以其夏延火多復闕略故命購本抄寫因命吏部銓取常選人狀先試判三節每節百五十字以上擇其可者又送學士院試詩賦論命入館閣校勘凡三年改京朝官京朝官亦有時令校勘者京官校勘若三年皆奏授校理大理評事晁宗慤改官及校勘皆三年遂令先轉官俟轉官後又一年與校理自是校勘官遂皆四年授校理自宗慤始也彭年又復請以直館校理及吏部試中選人分為校勘官又令翰林學士晁迥李維王曾錢惟演知制誥戚度陳知微於館閣京朝官中各舉服勤文學者一人為覆校勘官迥遂以左正言集賢院校理宋綬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晏殊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充選凡校勘官校畢送覆校勘

官覆校既畢送至判館閣官點檢詳校復於兩制擇官一二充覆點檢官俟主判館閣官點檢詳校訖覆加點檢皆有程課以考其勤惰焉會要所載如此姑存之可參考也

